

RENDEZVOUS IN BLACK

〔美〕康奈尔·伍尔里奇 著 谢一 译

CORNELL WOOLRICH

祭日之约

以牙还牙、五倍奉还
感动世界 66 年、令人恸哭流涕的黑色杰作

日本著名编剧野泽尚执编 NHK 同名日剧
藤木直人催泪演绎

美国黑色小说之父康奈尔·伍尔里奇
最伟大的推理小说之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rnell Woolrich
Rendezvous in Black

祭 日 之 约

〔美〕康奈尔·伍尔里奇 著

谢一 译

“现在，你知道这种滋味了吧。”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8330

RENDEZVOUS IN BLACK by CORNELL WOOLRICH

Copyright: © 1948/1975 BY CORNELL WOOLRIC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naissance Literary & Talent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祭日之约/(美)伍尔里奇著;谢一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伍尔里奇作品)
ISBN 978-7-02-011517-4

I. ①祭… II. ①伍…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6635 号

责任编辑: 翟 灿
特约策划: 陶媛媛
封面插画: 马岱姝
装帧设计: 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5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517-4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盖因末日将至，

我奔向死神，而死神也飞快地拥我入怀。

——约翰·多恩

目 录

第一章	离	001
第二章	初约	023
第三章	再约	041
第四章	三约	085
第五章	四约	155
第六章	五约	207
第七章	聚	279

第一章 离

每晚八点，他们都约会。无论风雨雷电，无论阴晴圆缺。他们已经交往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年、前年、大前年，日复一日——八点见面，午夜告别。不过，很快，可能也就一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就能长相厮守，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能约会。很快，就在六月。天哪，他们不约而同地觉得：今年的六月来得格外晚，好像永远不会到来。

有时，他们会觉得，他们这一生都在等待中度过。好吧，事实上的确如此。这么说毫不夸张，丝毫不掺杂任何修辞成分。因为他们初遇之时，她七岁，而他也只有八岁。有时，命运就是这么降临的。

他们其实早该结婚的——去年六月、前年六月，甚至他们长大成人后的第一个六月。为什么拖到现在？到底是什么总在影响他们的婚期？钱！先是失业，后来虽说找到工作，但微薄的薪水连一个人都很难养活，更别说负担两个人的生活。

再后来，他的父亲去世。就在十月，某个被再度错过的六月之后。他的父亲是附近铁路上的一位司闸员。一个有质量问题的开关带走了他父亲的生命。然而，他没张口讨要过什么。铁路方面挺怕他对簿公堂，所以他们急不可待地付给他一笔小钱，以省下更大的开销。事实上，如果他张口索赔，获得的赔款要比这笔钱多得多。

不过对他和她来说，这笔钱已经是一笔巨款。他从律师手上一共拿到八千美元多一点。而铁路方面的赔款总共是一万五，据他的律师说，要是换作别的律师，他连一半的钱都拿不到。而他，作为一名负责责任的律师是在凭良心收费。不过，无论怎样，他们都能够在下一个月里结婚了。在他们心中，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必须是六月，她希望是六月。婚礼办在五月或七月可不像样。只要是她希望的，就是他希望的。而且，在他们眼里，超过五百的数字都不具有现实意义。一千和八千是很大的数字，八千和一万五更没什么区别。就算手拿一张写满数字的支票，对他们来说，数字仅仅是数字而已。

不过，这笔钱都是他的，都是他们的。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所以，没人会来跟他们分这笔钱。天哪！他们的六月就要来了！而在这之前，所有六月都害羞似的躲在其他月份身后不肯出来见人。

他叫强尼·迈尔，长得也像强尼·迈尔——普普通通的强尼，他像世界上所有的“强尼”那样普通。就算见过他上百次，你也很难准确地形容他到底长什么样。他的长相太过平凡，平凡就是

强尼·迈尔的全部。而她却能说清楚他的长相，那是因为她看待他的眼光独特。他是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个年轻人之一。你每天都会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和他们擦身而过，对他们视而不见，事后回想起来，觉得难以描述他们的长相。“大概是那种栗色的头发，”多半会这么说，“眼睛好像是棕色的吧。”一旦问起那些更为细致的外貌特征，就不太说得下去了，只能说些诸如此类的套话，例如：“他看上去是个挺好挺干净的小伙子，但不太爱说话，所以我对他的了解也就这么多了。”接下去也许再无话可说。不过，从这个六月开始，她会让他的人生逐渐绚烂起来。他虽然不愿意改变，却期待一个完整的人生。

她叫多萝西。她很可爱。你无法形容她长什么样，不过，跟无法形容他的样子不同，而是因为你无法轻易形容一束光线。你心里清楚，那边有一道光，却说不出光线的具体形状。她就是光一般的存在。世界上肯定会有比她漂亮的姑娘，但谁也没她可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可爱，浑然一体，光芒四射。她就是所有人的初恋。男人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一定能看到她的影子。每个姑娘刚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是她这个样子。不过，没有人能把这副样子坚持到最后，从来没有。

刻薄的人看到她从身边走过时会说：“这有什么呢？不过又是个漂亮姑娘。她们看起来全都一个样。”不过，很多东西他们看不到：她走路的姿态，她的言谈举止；约会前、走向他时，她脸上慢慢泛起的微笑；约会后、倒退着离去时，她脸上慢慢消失的微笑。这些，只有强尼·迈尔才能看到。和她一样，他总能看到她

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们总在同一个地方约会——广场边的药店外面，就在灯光橱窗那边，有一个小角落属于他们。他们站在橱窗前面，橱窗里陈列的爽身粉和香水在他们身后。橱窗里既没有摆放红银双色缎带包装的盒装巧克力，也没有那些装在蜂窝盒子里活像复活节彩蛋似的香皂。他们约会的角落远离橱窗，那里只陈列爽身粉和香水。药店和隔壁商店之间，用高出墙面的砖块砌了一圈，围出一个小小的壁龛，看起来就像是墙壁上的一块凹陷。这儿是他们的地盘，就在这个地方。橱窗后的镜子使灯光在各种瓶瓶罐罐之间折射，又反射，不断幻化成琥珀色、金色和黄绿色的光芒。于是，这些装满彩色液体的玻璃罐子似乎为了产生这种效果而刻意摆放在这药房的橱窗里。这面橱窗、这个墙角、药店前面的这片广场，都属于他们。有无数次，还没到八点，他已经站在这里，无视周遭一切，对着星空吹口哨。他还会和着拍子，用脚轻轻拍打地面。他从不厌烦等待，他用脚唱情歌。

这里，这家吉缇药店的边上，是他们的聚点，也是他们每天约会的起点。选这个地方没什么特别的理由，而是顺其自然。无论是去看电影、跳舞、喝东西，或是简简单单地散散步，无论去哪里，他们都会从这里出发。

现在你知道了。

这个晚上。对，就是今晚，这个月最后一天的晚上，他迟到了一小会儿。可能最多也就晚了一两分钟而已。他匆匆赶到那个属于他们的地方，不想让她站在那儿等太久。往常，他总是比她

来得早，他觉得理应比她先到。但今晚，他敢肯定，她应该已经在那里等他了。

今晚有些初春的味道。今年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夜晚，虽然从日历上看，还远不是日子。夜空如同患上麻疹似的，繁星密布。他事后回想起来，依稀记得，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有一架飞机掠过他头顶。飞机嗡嗡的轰鸣声在头顶持续了一两分钟才消失，之后便陷入一片死寂。但他没有抬头，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留意其他东西。除她之外，他眼里什么都装不下。只要走到药店前的那片广场，他就能一眼看到她站在那里了。

转过最后那个街角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广场上有很多人。这下他可没办法从密集的人群中一眼看到她了，这些人就像一群蜜蜂一样挤在一起，药店看起来不是遭到了抢劫就是发生了火灾，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这群人挤在一起，勉强留出了一条小路供人通过。所有人都安静得有些奇怪，一点声音都没有，完全没人说话，鸦雀无声。整个场面相当诡异——这么一大群人站在一起，站在一片死寂之中。他们好像是被眼前的场面深深震撼，说不出话来。

无论发生了什么，也都结束了。剩下的都只是惨剧过后的余波。

他在人群中穿梭前进，硬生生挤出一条路来。他先是来到本该是他们约会的地方——那扇陈列爽身粉和香水的橱窗前面，那个属于他们的地方。她不在。这个地方站着许多人，但其中没有她。

也许，她从橱窗前面离开、游荡到人群中看这没来由的热闹

去了，只是为了打发这段等待他的时间。他踮起脚，试图将视线越过众人的头顶，把她找出来。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于是，他再次走进人群去找她，用手肘顶开周围的人，左右张望，四下寻找。

不过，他的视线被这密集的人群遮得严严实实。他走上街沿，来到人群尽头，视野一下子开阔许多。面前的街巷，空无一人，围观的人群被一个警察拦在警戒圈外，围出一片巨大的空地。警察边上还有个热心市民在主动帮着维持秩序。

那片空地上躺着个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是玩具娃娃，或是其他什么类似的东西，反正都是同样地毫无生气。那东西就躺在路中间。那是一个真人大小的娃娃。只能看见两条腿和扭曲的身体，头脸则被几张报纸盖住，而这些报纸上浸透了一些黏稠的深色液体，像是汽油，更像是……

满地都是尖锐的玻璃碎片，看上去像是一个深色玻璃瓶的碎片，而瓶颈则完整地躺在几英尺之外。

周围的楼房里，有人从窗户里伸长脖子俯瞰楼下的现场，有人扭头寻找屋檐，循着刚才飞机发动机的声响向上看。

强尼·迈尔终于能够稍微移动身体了。他步履蹒跚地走下街沿，在众目睽睽之下，独自一人走向那片空地，走向空地中的躺着的那堆……东西。

警察一下子来到强尼·迈尔身边，伸手搭上他的肩膀，不许他继续往前走，把他整个人转过来。

强尼·迈尔喃喃道：“把报纸掀点起来吧。我……我就是想看看是不是认识……”

警察弯腰俯身，飞快地卷起湿透的报纸的一角，再迅速盖上。

“怎么样，认识吗？”警察嗓音低沉地问道，“认识吗？”

“不，”强尼忍住恶心，“不，不认识。”

他没说谎。

那堆东西的确不是他要娶的人。他不可能会想要娶那堆东西。他想要娶的姑娘绝不会长成那个样子。不会有人长成那个样子！

他的帽子掉了下来。边上的人帮他捡起来，交到他手上。他似乎完全不知道该拿这顶帽子怎么办。最后还是一个好心人帮他 把帽子重新戴上。

戴上帽子之后，他就像根本不认识她似的，转身就走。走进人群时，人们纷纷主动给他让出一条路。他走后，人群又重新聚拢。他被汹涌的人潮吞噬。

他重新回到药店橱窗边上，重新回到爽身粉和琥珀色香水瓶前面，这里才是他们约会的地方，这里才是属于他们的小地方。他整个人斜靠在玻璃橱窗上，颤抖不已。

没人再多看他一眼，所有人都看着另一边，看着街巷的方向。

一辆来自地狱的灵车闪着红色顶灯来到现场。一堆东西被推进车厢，那是百无一用的东西，是不会被任何人宠爱的东西，是除了垃圾场之外无处可去的东西。地狱灵车的后门重重关上，顶灯闪烁，把围观的人群染成骇人的绯红色。灵车就像七月四日独立日发射失败的礼花弹，没能成功升空，嘶嘶作响地在半空盘旋，

随后便发出一声哀鸣，拖着尾烟飞向远处。

他仍站在那儿，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没任何地方可去。全世界，除了这里，他无处可去。

起初，整件事情带给他的震撼并不特别强烈。他更多地只是感到麻木，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异样。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身子不时有些摇晃，如同在无法察觉的微风中摇摆不定的风向标。他站在橱窗和旁边砖墙凸起处的中间，这样，他才能站直身子，不至于倒在地上。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他心中的伤痛却极深，埋藏在无论如何也无法挖出来的地方。那是没有人能触及的地方，即使最高明的医生也对此处的病痛束手无策。他就让那伤痛埋藏在内心深处，难以平复。

他慢慢抬起头，看着天空，思绪仿佛萦绕着那架掠过夜空的飞机，和那场突如其来的死亡。

他攥起拳头，高高举起，对着天空用力挥动，一下接着一下，似乎是想甩掉心中的愤懑。

就在这一刻，他整个人被黑暗笼罩。

广场那边，高耸的钟楼打了十二下。人群早已散去，广场上空无一人。除了他以外，空无一人。现在的街道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几张散落的报纸，污浊不堪，色泽发暗，看起来就像肉摊上

的屠夫用来包肉的那种油腻腻的报纸。

今晚，她晚了几分钟，但她最终还是会回来的。女孩子都这样，可能在最后一分钟还在纠结穿什么丝袜，或是头发又出了什么问题，再重新弄过。无论是哪种约会，对于姑娘，你一定要给她们多留些时间。他随时都可能看到她从广场的另一边向他跑来，就跟每次约会一个样。对他们来说，今天晚上的灯光有些昏暗，可能是这广场上的电路有些问题。对于八点这个时间来说，这样的光线的确是有些昏暗了。不过，无论明亮还是昏暗，她随时都会出现。

这座钟楼是个骗子，明明坏了，怎么就没人来修一修，刚才这个钟点的时候明显多打了四下。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发现手表也背叛了他。时间走得太快。是时间谋杀了她，也撕裂了他。他粗野地把手表从手腕上扯下来扔到地上，鞋跟重重地踩了上去。随后他又把手表捡起来，再把时针和分针拨回本该属于它们的位置——差一两分钟到八点的样子。

随后，他把手表凑近自己的耳朵仔细听着。什么声音都听不见，表停了。现在，她安全了。她还是会来见他，就在某个刚好看不见的街角。现在，没什么能伤害到她，她不会像刚才那个可怜的无名女孩一样惨遭横祸，他把一切都搞定了。现在，她整个晚上都会活下去。她永远都会活下去。

现在，在他的手表上，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脑海中，时间永远停在八点。

一位好心人过来同他搭话：“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家吧。你不

能再这么站下去了。”

强尼·迈尔环顾四周，发现已是白天。晨曦洒落在广场上。

“我大概是来早了，”他支支吾吾地说道，“要等到晚上呢。我——我把时间搞错了，真让人笑话。”

他任由那个人抓住他的胳膊，带他离开那里。他说话声音很低，喃喃自语，几乎无法分辨。他甚至还笑了笑。

“……五月的最后一天，一个月的第三十一天……”

“对，”好心人说道，以为他可能是多喝了几杯啤酒，“不过，那已经是昨天了。”

“一年一次，”强尼·迈尔低声呢喃，“一年一个轮回——对别人来说。”

他身边的男人没听见他在说什么，就算听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迟早会有这么个女孩。每个男人的生命中注定会走进一个女孩。他们不会死，但他们的女孩会。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感觉不到。而他们会活下去，他们会活着体验这种失去心上人的滋味……”

“你这是怎么了？”这位正在帮助他的男人心存善意但语气粗鲁地问道，“你这模样是在找啥呢？是不是丢什么东西了？”

强尼·迈尔只说了一句话。

“每个人都有一个姑娘，”他痛苦地呼喊道，“为什么只有我没有？”